

今文尚書考證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一

善化皮錫瑞

鴻範第十一 周書二

洪範。今文洪作鴻。大傳曰鴻範可以觀度。漢書梅福傳曰箕子佯狂于殷而爲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今文惟作維。大傳曰武王勝殷纣

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醢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

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微九牧之君箕子宜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三年也大傳所說較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竝存可也錫瑞謹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不言其何年周本紀以爲克殷後二年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克殷後二年爲十三祀與大傳無不合其不合者宋世家述鴻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則史公以爲陳鴻範後乃封朝鮮與伏生以爲封朝鮮來朝乃陳鴻範說異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鴻範多古文說此當爲古文說之一漢書五行志曰劉歆曰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真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呂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劉歆說與書序相近然書序不明言作洪範之年歆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呂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呂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歆說見漢志僞孔傳用其說故孔疏有受封乃朝不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歆說較之大傳史記書序先後皆差二年本不足據大傳與史記言陳鴻範封朝鮮先後雖異而言文王

崩年相合則武王克殷之年亦必相合維十有三祀自必皆在克  
殷之後二年不在釋箕子囚之時還書所載孔安國古文說與劉  
歆古文說異則歆說不可信不得據劉歆偽孔以駁伏生史公也  
書序所云以箕子歸或與劉歆說同或如江聲說爲已而箕子來  
歸則與今文箕子受封來朝亦無不合爾雅釋天云商曰祀孫炎  
注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獨斷云商曰祀釋名云殷曰祀祀已  
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此周書而稱祀者左氏傳許氏說文皆引此  
經爲商書儒林傳云還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班氏以洪範列微子上則今文尙書次序或以此篇列微子  
之前則此爲商書故稱祀也惟十有三祀今文當作維匡謬正俗  
云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  
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尙書變爲維者同音通用  
厥義無別師古及見石經揚本是今文  
尙書本作維也史記述此篇皆作維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

敘。今文嗚呼作於乎惟作維敘作序。史記宋世家曰武王曰  
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錫瑞謹案  
周本紀曰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  
天道是武王與箕子於陳鴻範之前嘗有問答之辭惜不傳耳說

文云乃難詞也據史公說武王與箕子皆有難言之意故皆曰乃言史記於此文及下箕子對曰皆不作乃言者以意改之耳於乎下無箕子省文騰作定協作和彛作常攸作所皆故訓字膠東令王君碑引經作攸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天陰騰下民彛倫所由順序段玉裁云騰不訓定疑今文尙書本作質非也。乃一作迺嗚呼一作烏嘒攸敘一作迺敘。漢書五行志曰王迺言曰烏嘒箕子惟天陰騰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彛倫迺敘服虔曰騰音陟也應劭曰陰覆也騰升也相助也協和也倫理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居天常理所次序也師古曰騰音質騰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呂氏春秋君守篇云鴻範曰惟天陰騰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以仁義也案師古注與服虔應劭諸家說異而與史記相合蓋本漢儒今文舊說王肅注亦云陰深也言天陰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亦與史公義合或史公用歐陽說服虔應劭高誘皆用夏侯說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

。今文乃一作迺洪一作鴻。史記

曰箕子對曰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無我聞二字省文漢志曰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陞塞也

汨亂也水性流行而繇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  
亂陳五行也華嚴音義引大傳曰汨亂也○一作繇伊鴻水曰陳  
其五行○石經口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下闕焉登府說案陞伊  
一音之轉中庸一戎衣注衣為殷齊人讀殷如衣是古音通也詩  
溱洧箋伊因也史記作禹抑鴻水孟  
子同伊抑亦聲之轉曰即汨之省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今文洪一作鴻○史記曰

倫所敷徐廣曰敷一作釋裴駰案鄭元曰帝天也天以繇如是乃  
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案畀作從  
疇作等彝作常攸作所皆故訓字徐云一作釋當是釋之譌班固  
典引云彝倫燁而舊章缺與說文作燁台也孫星衍云畀為從者  
今文尚書恐未可據○乃一作迺不畀作弗畀攸作道○漢志曰  
帝迺震怒弗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  
動也畀與也疇類也九  
類即九章也敷敗也

繇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今文洪一

序○史記曰繇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  
用故訓與前同趙岐注孟子云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

者也。○乃一作通攸一作道。○漢志曰：鯀則殛死，禹通嗣興，天通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此武王問雒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也。又於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通錫禹，八卦成列，九疇彙敘，李奇曰：洛書即洪範九疇也。案以洪範即洛書，兩漢今古文說無異。尚書中候曰：堯率羣臣東沈璧于洛，退俟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圖出背甲，赤文成字。宋均曰：稷讀曰側，此即禹所受洛書也。云堯率羣臣禹時預焉，論衡正說篇曰：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禹案洪範以治洪水，馬注云：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鄭注大傳云：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三國魏志：辛毗等奏曰：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皆以爲鴻範，即雒書。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今文敬作羞。○漢書五行志曰：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師

古曰：羞，進也。藝文志曰：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事。言進用五事，目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五行之序亂。孔光傳：光對曰：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次三曰農用八政漢志曰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

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案鄭讀農為醲偽孔訓農

為厚蓋用鄭義師古又用孔義張晏則從馬王之義未知孰為今

文陳喬樞云鄭從今文家說然無據漢官解詁曰勉用

八政以勉代農則今文說訓農為勉廣雅釋詁農勉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今文協作叶○漢志曰次四曰叶用五

次五曰建用皇極漢志曰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

多作皇蔡邕為陳留縣上孝子狀云建用皇極錫瑞謹案漢人引此經

伊漢中葉皇極不建韓勅碑云皇極之日開母廟碑云皇極正而

降休鄭注大傳云王極或皆為皇極是大傳別本有作皇極者蓋

皇王聲近義皆訓大故今文家或作王或作皇或訓君或訓大五

行志引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釋之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

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此用大傳

作皇之本訓皇為君者也孔光傳光對曰書曰建用皇極皇之不

極是為大中不立谷永傳曰食地震對曰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

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



異曰建大中之道胡公碑曰協大中于皇極宋均注考靈耀曰皇  
大極中也與應劭漢志注同此皆訓皇為大者也案皇與王雖可  
通用而義則當從五行志訓君蓋王之不極皇之不極必訓為君  
而後可通若訓為大之不中則不辭甚矣○今文一作建用王極  
○鴻範五行傳曰爰用五事建立王極又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法  
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  
經曰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  
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是  
王君出政之號也極中也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  
和之政也王政不中則是不能立其事也錫瑞謹案鄭解王極之  
義甚精則大傳本當為王極漢志續漢志皆作皇劉昭注云尙書  
大傳作王是也鄭君大傳敘曰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則作  
王極者當是歐陽本班孟堅蔡伯喈皆習夏侯尚書故漢書與石  
經同作皇極當是張生本史記用歐陽尙書而亦作皇極者案史  
記於王極之傳言獨作王極疑此一篇當皆作王極字其作皇乃  
後人改之而王極之傳言句  
改之未盡故參差不一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今文又作艾○漢志曰次六曰艾用三德應  
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

讀曰又石經次六  
日艾用三德下開

漢志曰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明考之于著龜師古曰念思也庶衆也徵應也說苑反質篇曰凡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曰洪範稽疑則今文亦作稽也王應麟引漢人異字作呬蓋卽說文引書云呬疑乃古文字

○今文嚮作饗威作畏○漢志曰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

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宋世家亦作嚮而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五福畏用六極師古曰饗當也言所行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爲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子雲用今文尙書作饗黜字應麟玆數饗欲初饋則史記漢志皆當本是饗字應劭所據本亦當作饗故注云饗樂今史記漢志正文與應劭注皆淺人妄改之漢紀谷永對策引經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同出谷子雲引而與漢書不同此淺人據今本尙書妄改之明證也漢志曰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史記曰初一曰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鬻作用五福畏用六極惟有四十三字蓋史公省文大

傳曰建立王極孔光引經曰蓋用五事建用皇極文與漢志相同則今文尚書作六十五字不作四十三字也釋文引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則謂本文惟三十八字初一日等字皆禹所加蓋古文說異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今文五行上無

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漢志曰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皆無一二至八九等字漢志載此篇五行上無一字五事上無二字食貨志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谷永傳引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五字說文引書云叶疑無七字石經爲天下王三德無六字是今古文皆無一二等數目字也白虎通五行篇曰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文引此經曰水位在北方北方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之爲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氣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

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以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又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曰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釋名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平物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元命苞曰木之爲言觸也言觸地氣動躍也火之爲言委隨也土之爲言吐言子成父道吐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漢書五行志作土爰稼穡

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李尋傳白虎通漢紀引皆作爰蓋皆夏侯尚書五行志引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曰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

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通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  
度妄興繇役呂奪民時作爲姦詐呂傷民財則木失其性矣蓋工  
匠之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爲變怪是爲木不曲直又曰棄法律  
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爲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爲明  
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愆能官人故堯舜舉  
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壑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  
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通信道不篤或燿虛僞講夫昌邪勝正  
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舉  
弗能救也是爲火不炎上又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  
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爲內事宮  
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  
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  
此則土得其性矣若通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艸  
木百穀不孰是爲稼穡不成又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  
則金不從革說曰金西方萬物旣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抗威武  
所呂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

通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  
鐵冰滯澗堅不成者眾及爲變怪是爲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  
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  
於人道命終而形滅精神放越聖人爲之宗廟呂收魂氣春秋祭  
祀以終孝道王者卽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  
神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成得其氣  
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遇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則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  
稻是爲水不潤下志所引傳曰伏生大傳鴻範五行傳也說曰卽  
歐陽夏侯三家說也藝文志有歐陽說義二篇或卽二篇之說續  
漢志南齊志隋志皆引五行傳大義略同茲不復載白虎通五行  
篇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  
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  
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爲萬物母下引此經風俗通引  
書大傳曰火者太陽也與白虎通文意正合則白虎通之說亦本  
大傳漢書律厯志曰太陰者北方北伏也陽氣伏於下於時爲冬  
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爲權也太陽者  
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爲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不火炎  
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爲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

時爲秋秋穀也物穀斂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  
爲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爲春春蠢也物蠢生  
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生者圓故爲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  
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爲四季土稼穡蕃息信者誠誠者  
直故爲繩也此以五行配五常也。今文一作土曰稼穡。史記  
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集解馬融  
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論衡引此經作土曰稼穡與史記同  
蓋皆歐陽尚書漢書李尋傳尋對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  
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史記曰潤下作鹹炎上作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白虎通五行篇曰水味所以鹹  
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  
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所以達生也猶五  
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  
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主斂傷成物辛所以斂傷  
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斂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  
猶五味以甘爲主也下引此經高誘注呂覽云木味酸酸者鑽也  
初應陽鑽地而出與白虎通解同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

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爲人用  
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  
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爲  
人用引此書傳爲證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

。今文五事上無二字。史記曰五事一

一曰貌二曰言說苑修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  
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五事上皆無二字風俗通過譽篇曰  
鴻範陳五事以貌爲首論衡言毒篇曰諺曰衆口鑠金口者火也  
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鑠金金制于火火口同  
類也又訂鬼篇曰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  
謠詩歌爲妖言王鳴盛云王充誤以五事之次卽五行之次錫瑞  
案古尙書說云肺火也肺主音聲語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則  
仲任謂言與火直其說有本且仲任專主妖言言之五行傳亦云  
言之不從時有詩妖仲任  
說與五行傳合非誤也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今文五曰思下多心字。史記漢志皆

思當作五曰思心說見後五經異義今文尙書歐陽說肝木也心  
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



金也腎水也許從古文尙書說鄭駁之而說文心部云心土  
藏在身之中博士說以爲火藏肉部又云肝木藏肺金藏也脾土  
藏也腎水藏也則許又似以今文博士說爲正孝經援神契曰肝  
仁故曰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口誨是  
以肝爲木肺爲金心爲火腎爲水脾爲土也白虎通情性篇曰肝  
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鼻爲之候心火之精也耳爲之  
候腎者水之精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皆同歐陽  
今文之說然據此說以五行配五事惟目司視耳司聽口誨爲言  
乃瑞而可指者若貌與思則無以搞指之攷鴻範五行傳則伏生  
之說異於是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  
此伏生以五事配五行之義與古尙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  
水正合而與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同漢儒若董仲  
舒賈孟劉向劉歆言災異班固志五行鄭君注大傳皆同伏生之  
義揚子玄數云三八爲木事貌用恭摛肅徵早類爲狂四九爲金  
事言用從厲又徵雨類爲鬱二七爲火事視用明摛哲徵熱類爲  
舒一六爲水事聽用聰摛謀徵寒類爲急五五爲土事思用睿摛  
聖徵風類爲牟牟蓋假借爲脅脊字子雲用今文當作容後人改  
之也漢書天文志曰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火禮也視也金  
義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信也思心也仁義禮知目信爲主貌言  
視聽目心爲正律麻志曰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

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  
爲信爲思風俗通聲音篇曰商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角  
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宮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  
徵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羽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  
聽漢紀曰木爲貌金爲言火爲視水爲聽土爲思心又曰合之五  
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  
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心皆與鴻範五行  
行傳合則伏生之說與古尚書說不異歐陽說背其師傳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今文作思心曰容○史  
明聽曰聰思曰睿漢書五行志引經曰思曰容又引傳曰思心之  
不容作睿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俗韻寬也孔子曰居上  
不寬吾何日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以寬  
訓容明是容字今本作睿誤據志文引傳作容誤知前引經作思  
曰容亦誤應劭注曰容通也古文作睿正言古文作睿與今文作  
容異今本漢書與注皆誤作容非容非睿義不可通據漢志作睿  
誤知史記作睿亦誤史公雖於洪範多古文說其字不當作睿也  
今文尚書當作思心曰容鴻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  
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  
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思

心曰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涉土地  
乃動臣下之相帥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爲不寬容  
亦皆爲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據鄭注則大傳作容鄭以爲當作容  
志論從今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鄭從古文作容則鄭注豈可通乎司馬  
其義甚明洪範月令疏引大傳皆改爲容則鄭注豈可通乎司馬  
彪續漢志及晉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  
續漢志又云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荀悅漢紀云土爲思心  
思心曰容容作聖高誘戰國策注引五行傳亦曰思心之不容是  
謂不聖所引傳皆不誤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五日思思曰容  
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  
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  
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  
下理矣書曰容容讎作聖皆與伏生義同錢大昕說容與恭從聰  
爲韻康成以爲字之譌破容爲容晚出古文因之未必鄭是而伏  
非說文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  
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衆我  
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  
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衆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  
能容雜孟子以仁爲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聽主聰而思

獨主容若睿哲之義  
已於明聰中該之矣

恭作肅從作父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今文父作艾哲作哲容

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史公艾為治哲為智以故訓代之漢

志曰恭作肅從作艾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案今文尚書當為容

作聖說見前鴻範五行傳曰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雉厥咎時則有

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水次二事曰言言之

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

蟲之孽時則有大旻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

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惠厥咎棗厥罰常與厥極疾時

則有草妖時則有保蟲之孽時則有羊旻時則有目病時則有赤

眚赤祥維水沴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

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旻時則有耳病

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不容是謂不

聖厥咎譴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

土春秋繁露五行事篇曰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

天下莫不肅矣從作父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

作者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聽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無失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據董子說則此經古義兼上下言之或謂肅艾忠謀聖專屬君身言之或謂恭從明聰容屬君肅艾忠謀聖屬臣說殊泥王引之說恭與肅從與明又明與哲睿與聖義並相近若以謀為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為不類矣今案謀與敏同敏古讀若每謀古讀若煤竝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為謀是其證也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聰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為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伏生解聰以謀為敏正與經旨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為謀事胥失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

○今文八政上無三字○史記曰八政一

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漢書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所以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二者生民之本義文志曰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王莽傳曰民以食為命以貨為資是以八政以食為首後漢書章帝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論衡議曰篇曰人道所重

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後漢紀馬融對策曰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

三曰祀史記曰三曰祀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

長久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史記曰四曰司空

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司

文志曰儒業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麻數今文五紀

史記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麻數集解馬

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元曰星五星也白虎通四

時篇曰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

成故為一歲也又日月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

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引咸精符曰三綱之義日  
爲君月爲臣也又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爲言闕也有  
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十  
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神契日月三日而成魄  
三月而成時又曰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  
一夜適行一度一日一夜爲一日剩復分天爲三十六度周天三百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皆千里也大傳洪範傳曰晦而月  
見西方謂之朧朧則侯王其茶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匿側匿則  
侯王其肅漢書李尋傳曰月者眾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羣陽之宗也又曰日天之象君父夫兄之類  
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踐位羣賢履職天下和平黎民康寧則日麗  
其精月揚其景耀又曰日之爲異莫重於蝕故春秋日食則書之  
也日食者下陵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眾者其亂眾稀者亂亦稀  
尚書考靈耀曰日合天統月合地統又曰歲星得度五穀熟人民昌史記  
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出入當五穀熟人民昌史記  
天官書曰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羸縮有度說  
苑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開元占經引  
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爲仁恩德孝慈於五星爲貌威儀  
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爲災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怒爲殃  
更重又曰田獵不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奸謀則歲星逆行

變色熒惑於五常爲禮耕上下之節於五事爲祝明察善惡之事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熒惑爲旱災爲饑爲疾爲亂爲死喪爲賊爲妖言火怪也填星者於五常爲信言行不二於五事爲思心寬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爲變動爲土功爲女主爲山崩爲地動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爲義舉動得宜於五事爲言號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爲變動爲兵爲殺辰星北方水精也於五常爲智亂權貪道於五事爲聽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冬令則辰星爲變怪爲水災爲四時不和案漢人言星多主五星史記集解引鄭元曰星五星也當與今文義合又引馬融曰星二十八宿疑非也漢書律厯志曰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元枵初婺女八度小寒中危初大寒終於危十五度誦訾初危十六度立春中營室十四度驚蟄終於奎四度降婁初奎五度雨水申婁四度春分終於胃六度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中昴八度清明終於畢十一度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中井初小滿終於井十五度鷄首初井十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終於柳八度鶉火初柳九度小暑中張三度大暑終於張十七度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中翼十五度處暑終於轸十一度書星初轸十二度白露中角十度秋分終於氏四度大火初氏五度寒露中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析木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終於斗十一度角十二度亢九度氐十



王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  
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  
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  
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又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  
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麻法孟康曰歲月日星辰是為五紀也  
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  
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麻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  
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殺生之實故聖王必正麻數以  
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  
其術皆出焉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  
也滿則缺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今文皇極上無五字。史記曰皇極皇建

文一作王極王建其有極。大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  
厥罰常餘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既時  
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漢志引傳  
同惟王作皇極作既為異又釋傳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蔡邕答詔問災

異引經作敷蓋夏侯尙書與歐陽本異。○今文敷一作傳汝作女  
惟作維。○史記曰敘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  
錫女保極集解馬融曰當敘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以其能敘  
是五福故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汝保極者又賜  
以守中之道蔡邕答詔問災異曰建大中之  
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教也下引此經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今文無作母惟作  
維。○史記曰凡厥庶

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今文一作無有淫朋人無  
有比德。○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口人無有下閭段玉裁說按本  
篇母偏母黨字作母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  
有分別古文尙書則皆作無史記則皆作母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史記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  
有守女則念之集解馬融曰

凡其眾民有謀有爲有所執  
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熒獨而畏高明。○今文罹作離汝作  
女惟作維無虐熒獨

作母侮鰥寡。○史記曰：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子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母侮鰥寡而畏高明，集解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按史記康作安，攸作所，皆訓故字。母侮鰥寡，今文尙書也。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引周書曰：母侮鰥寡而畏高明。○一作不叶于極，不麗于咎。母侮矜寡而畏高明。叶古文協。今文中亦有古字：麗離同義，矜鰥古通用。皆三家異文。○一作無侮鰥寡。○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賜高年鰥寡孤獨帛一匹，引經曰：無侮鰥寡。母作無，亦三家之文不同。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今文邦作國。○史記曰人其昌石經口口口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下闕許冲進說文上書曰殊莸異衡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國其昌。○一作使脩其行國乃其昌。○潛夫論思賢篇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爲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爲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段玉裁說按循蓋脩之誤字之誤也脩蓋羞之誤聲之誤也錫瑞謹案漢人隸字循脩祇爭一畫故多互譌段以循爲脩字之誤是也以脩爲羞之誤則未必然李尤靈臺銘云人脩其行而國其昌正作脩字若

譌必不皆譌蓋三家異文有作脩字者王節信依用之今作循則後人傳寫之譌耳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今文汝作女弗作不無作毋于其無好下無德字○史記曰凡厥

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于民王念孫說于其母好句絕與下用咎為韻案鄭君以于其無好女為句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荀

修身篇引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

子之能以義勝私欲也又天論篇引書亦作無○今文無一作母

○史記曰母偏母頗遵王之義母有作好遵王之道母有作惡遵

王之路集解馬融曰好私好○無有一作無或○呂氏春秋貴公

篇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

王之路高誘注曰誼法也或有也好私好也私好鬻公平于曲惠

也作惡擅作威也案高誘習今文尙書注呂氏春秋不言其與尙書同異則今文尙書當有作無或之本也潛夫論釋難篇曰無偏

無頗親疎同也案無陂今古文皆本作無頗唐時矣改之。一作遵王之素。孔彪碑曰無偏無黨遵王之素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孔彪

碑云無偏無黨石門頌云無偏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無也漢書王莽傳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嘗試觀於上志有天下者眾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無偏無黨。今文無一作母。史記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母偏王道平平母反母側王道正直集解鄭元曰黨朋黨馬融曰反反道也側傾側也石經口口口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卞國漢書車千秋傳武帝詔引書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亦作母。無一作不平作便便。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章史記作便章鄒誕生本作辨章平秩史記作便程大傳作辨秩是古文作平今文作便。韓詩作便便韓詩今文毛詩古文亦今文作便便古文作平平之一證史公用今文當作便便宋世家作平平豈亦洪範古文說之一歟說苑至公篇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漢書東方朔傳朔上書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不

與墨子兼愛引  
周詩作不字合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今文皇作王敷作傳彝作

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  
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鄭元曰會其有極謂君也  
當聚會有中的人以為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  
事之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而常行  
之用是訓天下於天為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  
也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  
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江聲王鳴盛說篇中皇極字大傳皆作王極  
文記皆作皇極而惟此一處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  
據馬注王不連極為義自當從史記作王極錫瑞謹案史記作王  
極與大傳合他處皆作皇極疑後人改之此則改之不盡者非此  
王極與上皇極不同義也王極字三家異文或作皇而其義皆當  
訓君蓋必訓君而皇之不容文義一律也班志作皇而訓為君馬本  
明鑒之不聰思心之不容文義一律也班志作皇而訓為君馬本  
蓋亦作皇而訓為君者故王不連極為義而以王極與庶民極對

文爲義也史公於上文葬倫字皆以故訓改葬爲常而此直作夷疑今文尙書本作夷字于帝其順是順是行皆作順亦疑今文本是順字馬王注皆解爲順是古文義與今文同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史記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

母能生之能食之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也民之父母也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爲之城郭以居之爲之宮室以處之爲之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爲之列地制畝以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白虎通爵篇曰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子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下引此經春秋文耀鉤曰王者往也神所嚮往人所樂歸也韓詩外傳曰王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獨斷說略同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有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

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則不全於王又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今文三德上無六字○史記曰三德一曰正直二

曰剛克三曰柔克石經口爲天下王三德一曰正直二下闕三德上無六字與史記同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今文弗作不變作

內潛作漸○史記曰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段玉裁說古內入通用入變同部此今文尙書所以作內也錫瑞謹案漢書谷永傳永說王音曰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委曲從順所執不彊據子雲說則今文家以三德爲德性克爲自治其性不爲治人漢書敘傳曰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孟堅亦以柔克爲言君德後漢書梁統傳統上疏曰文帝寬惠柔克又鄭興傳興上疏曰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采廣謀納羣下之策後漢紀引興疏云願陛下留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以柔克屬君德克爲自克之義與班氏合趙壹疾邪賦曰佞諂日熾剛克消亡慎令劉君碑云於惟君德忠孝正直



至行通洞高明柔克亦以剛克柔克爲德性皆今文義也應劭注五行志艾用三德云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則三德自當屬君德馬鄭乃以此專屬人臣又探下文作威作福之意以沈潛爲賊臣高明爲君子古文異說殊乖經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

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今

作維無作毋辟作辟○史記曰維辟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王食臣

母有作福作威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

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集解馬融曰辟君也王食美食不言王者

關諸侯也鄭元曰作福專爵賞也作威專刑罰也王食美食不言

案漢人引書皆先威後福史公獨先福後威或三家之文不同或

亦洪範古文說之一歟漢武帝封廣陵王策引書云臣不作福不

作威亦先福後威○一作惟辟作威惟辟作福惟辟王食臣無有

作威作福王食○後漢書荀爽傳爽引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作

福惟辟王食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僭君服下食

上珍所謂害于而家凶于而國者也又第五倫傳倫上疏曰書曰

臣無有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

曰臣無有作威作福王食又蔡邕傳答詔問災異八事曰書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爲之謂之凶害高誘戰國策注引書曰无  
有作威作福。一作臣凶有作威作福凶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  
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漢書王嘉  
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武王曰臣凶有作威作福凶有玉食  
臣之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  
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  
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  
王明視其道降及成康又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曰書曰臣之有  
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又王商傳張匡對曰竊見丞相商  
作威作福後漢書李固傳馬融誣奏李固曰作威作福莫固之甚  
又袁楷傳楷上疏曰而臣作威作福張衡傳衡上疏曰威不可分  
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書之所謂誠隋梁毗論楊素封事曰  
志將濟傳濟對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所誠隋梁毗論楊素封事曰  
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作威作福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是  
所據之本猶有先威後福者漢書敘傳曰侯服玉食敗俗傷化張  
晏曰玉食珍食也陳咸傳曰奢侈玉食師古曰玉食美食如玉也  
又注王嘉傳曰玉食精好如玉也。一作而凶于而國。石經口  
口口口家而凶于而國人用口頗辟下關王肅注云必滅家復害  
其國是因家而連及  
國肅亦用今文義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今文稽疑上無七字。○史記

筮無七字白虎通著龜篇曰卜赴也。爆見兆也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今

史記曰雨曰濟曰涕曰霽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忒。○

衍忒集解曰涕尚書作團徐廣曰涕一曰洩霧一曰被鄭元曰卜

五占之用謂雨濟團霧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將立卜筮人乃先

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

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

團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殺氣之色相

犯也內卦曰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之言晦也晦猶終也卦象多

變故言衍忒也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團孔安國曰氣路驛連續

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蒙霧與蒙亦通錫端謹案

論衡辨崇篇曰故書列七卜則王仲任以七卜二字連讀當讀凡

七卜句五占之用句二衍忒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其

說多同則史記亦當以七卜連讀鄭云卜五占之用句讀稍異陳

喬樞云鄭從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非也。○今文一作曰團

○案今文尙書亦作圉詩齊風鄭箋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圉正義曰古文尙書卽今鄭注尙書是也無以悌爲圉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圉注云圉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爲圉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爲圉於古文則爲弟故云古文尙書以弟爲圉今定本云悌古文尙書以爲圉更無弟字義得竝通陳壽祺說賈定弟爲圉猶定雕爲烏皆從今尙書然於經不改爲雕而改弟者弟則字奇而義迂不如今文作圉爲順賈逵奏定尙書必已改弟爲圉鄭君因之故詩齊風正義史記周本紀集解索隱引鄭本尙書周禮太卜注引洪範竝同作圉依賈所定從今尙書也說文弟六口部引商書曰圉句圉者升雲半有半無圉者以下釋書之詞當卽本其師賈侍中說定從今尙書也段君若膺謂今文尙書作悌古文尙書作圉詩箋悌爲圉之上傳寫妄增以字其言無據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史記曰立時人爲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

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爲卜筮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案史記爲字蓋用故訓漢書郊祀志匡衡奏云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所引無之字蓋省文白虎通著龜篇曰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

人士三人又尙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白虎通前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占卜者多少各有等差後引尙書又別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同用三人也。今文一作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公羊桓二年傳何休解詁引尙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王應麟疏文志攷引漢人文字異者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卽引解詁或別有所據皆未可知劭公習今文說則三家異文有作三人議者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史記曰女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尙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莫善乎著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尙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天地之間專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著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于著龜白屋之士皆闕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漢書藝文志云著龜者聖人之所用

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  
夢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  
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眾亦不必專已後漢書胡廣傳  
廣上疏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又盧植  
傳植規竇武曰書稱謀及庶人此皆兩漢今文說也王逸楚辭招  
魂注云尚書曰臬之著龜段玉裁說按此今文尚書句也當在金  
縢洪範等篇今不可考矣又按此用大傳說大誥天下從然後加  
之著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謹案段氏後說是也經屢言卜筮  
不應此文獨異史記漢書白虎通論衡引經皆作卜筮則史公班  
孟堅王仲任所據今文無作決之著龜者未可據王叔師所以以  
為謀及卜筮之異文也。今文一作謀及庶民。石經曰口乃心  
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周禮卿大夫注鄭司農云洪範所謂謀及庶  
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書謀及庶人段玉裁以下文四言庶民  
此作庶人為誤案史記白虎通潛夫論皆作庶人或亦三家之文  
不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史記曰女則從龜  
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潛夫論卜列篇曰且聖王之立卜筮也  
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故洪範之占大同是尚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今文身上子上並多而字。史記曰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蓋今文尙書多兩

而字也李愔說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韻馬云逢大也是也錫瑞謹案漢書王莽傳曰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班固典引曰逢吉丁辰景命也潛夫論夢列篇曰乃其逢吉天祿永終金縢篇乃并是吉今文尙書作乃逢是吉論衡卜筮篇云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則今文尙書以逢吉逆讀爲義不以逢字絕句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

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

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史記曰女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川作凶集解鄭元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洪範五行傳曰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佑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

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今文無八字作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

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奧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案曰時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奧火氣也寒水氣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鄭此注皆本五行傳爲解是用今文說也。一作五氏來備。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太子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是來備。賁各以其序。庶草繇廡是與氏古字通耳又荀爽傳爽對策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違咸備各以其敘章懷注云違是也史記曰五者是來備各以其序也此二條可據以證今本史記之誤段玉裁說曰時五者來備凡六字此古文尙書也五是來備凡四字此今文尙書也李雲荀爽皆用今文尙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是韓說氏者是之段借違者是之轉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駰集解妄引孔傳云五者各以時



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五是二字爲日時五者四字後漢書律  
厯志尙書令忠上奏曰五是以備。草一作少。庶一作蕪。隋書  
志引尙書考靈耀曰璇璣中而星中爲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  
而百穀登萬事康也漢書谷永傳曰五徵時序庶少蕃滋班固靈  
臺詩曰庶卉蕃蕪蓋亦夏  
侯尙書與歐陽本不同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

○今文又作艾暘作陽哲作哲燠作奧。史記曰曰休徵

時風若史公艾作治哲作知用故訓字暘字與上文作陽不畫一  
疑後人改之也漢志續漢志引大傳五行傳皆作陽今本大傳作暘  
亦後人改之也漢書五行志云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陽若哲時  
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  
則雨順之君政治則陽順之哲明也又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  
司肅東嶽大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貌  
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貌  
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水也故申戒厥任欲使  
雨澤以時也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智也厥罰常奧與暑也言之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圖也厥  
罰常寒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

史記曰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漢人恒多作常

雨若大傳以爲貌之不恭之咎漢志曰人君行己禮貌不恭怠慢  
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履下暴則陰氣勝  
故其罰常雨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  
秋大水皆爲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嫚貴倖擅權陰氣  
盛彊陽不能禁故爲淫雨王鳴盛說庶徵雨乃貌不恭而劉向以  
爲卽大水旣以恒雨爲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改屬水矣錫瑞  
謹案王說非也漢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  
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爲春爲木也兌在西方爲秋爲金也離在  
南方爲夏爲火也坎在北方爲冬爲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  
是曰金木之氣易曰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  
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絕水火之氣不得相併故視  
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  
德班氏引此在劉歆貌傳之前當是劉向之洪範五行傳班氏云  
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其傳與劉向傳同則卽非劉向之傳向傳  
亦當與此不異據此傳則劉向  
亦以貌屬木未嘗改屬水也

曰僭恒暘若

○今文暘作陽。史記曰：曰僭常暘若。漢志曰：僭恒

順民心虛譁憤亂則不能治海內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僭差也。刑

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論衡言毒篇曰：言之

咎徵僭恒暘若。僭者奢麗故螭蛇多。文起於陽故若致文暘若

則言不從故時有詩妖妖氣生美好故美好之人多邪惡後漢書

周舉傳舉變告對曰：書曰：僭恒暘若。夫僭差無度則言不從而下

不正陽無以制則上擾下竭又楊震傳震上疏曰：書曰：僭恒暘若

注曰：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暘順之也。

曰豫恒煥若

○今文豫作舒煥作奧。史記曰：曰舒常奧若。漢志

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功者受賞有罪

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呂養物政

弛緩故其罰常奧也。論衡寒溫篇曰：洪範庶徵曰：急恒寒若。舒恒

煥若。若順煥溫恒常也。人君急則常寒順之舒則常煥順之又云

洪範曰：急恒寒若。曰舒恒煥若。如洪範之言天氣隨人易徙荀悅

漢高后紀曰：人君急則日暑進而疾舒則日暑退而緩故曰急恒

寒若舒恒煥若。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按典謨：急恒寒若舒

恒煥若。案王仲任荀仲豫鍾元常引經皆先寒後煥疑亦三家尙

書之異文。豫一作茶。大傳作茶。茶與舒通。攷工記弓人斲

日必茶。鄭眾注茶讀爲舒。玉藻諸侯茶。鄭注茶讀舒。遲之舒。

曰急恒寒若。史記曰日急常寒若。大傳以爲聽之不明之咎。漢志

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

曰蒙恒風若。今文蒙作霧。史記曰日霧常風若。漢志曰霧恒

志續漢志引大傳作霧。文獻通考引大傳作雲。宋書隋書作脊。皆

三家異文。實一字也。大傳以爲思心之不容之咎。漢志曰言上不

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爲主。四者皆失則

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早寒與亦以風爲本。四氣皆亂。故其罰

常風也。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洪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今文王省上無日字。省作省。惟作維。史記曰王省維歲卿

士維月師尹維日上無日字。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

四時也。馬訓爲省察之省。是省與省通。大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

司四月五月維貌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貌是司

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案鄭注引

子駿傳與伏傳義不合詳見所著尚書大傳疏證漢書外戚傳曰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用正月維王極是司之義五行志李尋引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今文無作母乂作

艾俊作峻。史記曰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艾作治故訓字樊毅修華嶽廟碑艾用昭明段玉裁說文選李善注云尚書峻民用康康乃諱是峻與俊同錫瑞謹案史記作峻疑與俊字之義不同樊毅修華嶽廟碑云稽民用章崔駰司徒箴云齊人用章蔡邕陳留太守行考城縣頌曰勸茲稽民疑三家尚書異文有作稽民用章者周禮籥章以樂田峻鄭司農注田峻司稽今之稽夫也是峻與稽義近或今文尚書本作峻而訓爲稽民漢人以故訓字代經亦未可知峻民用章蓋卽烝我髦士義之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今

文又作艾俊作峻。史記曰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不明峻民用微家用不寧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故啓之

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今文惟作維○史

記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漢書天文志曰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日月入畢則將相有呂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昌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問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曰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暑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暑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谷永傳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鹽鐵論論菑篇曰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收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荀悅漢紀曰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

道則陰雨箕軫之星為風畢星為雨故月失度入箕軫則多風入  
畢星則多雨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風  
俗通祀典篇曰謹案周禮以燠燠祀風師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  
主簸揚能致風氣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一  
作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荀悅漢高后紀引洪範曰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有寒有暑。暑四字非荀語蓋今文尚書多此四字也案開元占經引洪範五  
行傳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而有寒暑若其失節暑過而長則  
為寒退而暑短則為燠人君急則暑進疾而寒舒則暑退遲而燠  
故曰舒燠急寒占經所引五行傳當亦出於劉向劉歆其言暑長  
暑短則有寒燠與漢天文志合蓋皆夏侯尚書之說夏侯木多此  
四字歐陽本無之故史公與王仲任所引皆無此四字也書正義  
引鄭云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東方木宿木克土土為  
妃尚妻之所好故為風也畢西方金宿金克木木為妃尚妻之所  
好故好雨也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與  
中央四季好寒也鄭亦兼以寒與為說

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史記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論衡明彗篇云

離從也又咸虛篇云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從星則以風雨然則風雨隨月所  
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夫星與日月同精日月不從星星

復變明日月行有常度不得從星之好惡也又說日篇亦引此經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文。今

福上無九字。史記曰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漢志曰視之不明其極疾順之其福曰壽。聽其極貧順之其福曰富。言之不從其極憂順之其福曰康。寧貌之不恭其極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思心之不容其極凶短折順之其福曰考終命。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麻定紀數如甲子也。鄭寬中習小夏侯書以授成帝。此詔所引蓋小夏侯異說與洪範義不合。元帝紀初元二年詔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星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成帝紀鴻嘉二年詔曰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黎庶樂業咸以康寧。此今文尚書以五福為德化所致兼天下臣民而言也。中論天壽篇曰壽有三有王澤之壽有聲聞之壽有行仁之壽。書曰五福一曰壽。此王澤之壽也。後漢書楊賜傳曰休徵則五福應咎徵則六極至。一作一曰富。說苑建本篇云河間獻王曰夫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佼好禮義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孫星衍說據此今文尚書為一曰富也。一曰富則當云二曰壽



矣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今文以爲五福之始案獻王與史公同時其時尙書惟有歐陽史記所載之文與獻王說異豈後人改之歟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史記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大傳以爲思心之不容之應漢志曰常風傷物故其極凶短折也傷

人曰凶禽獸曰短少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父喪子曰折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今文以爲君行失中則有人物夭折之

咎故以禽獸艸木及兄喪弟父喪子爲說言其咎延於民物也

二曰疾史記曰二曰疾大傳以爲視之不明之應漢志曰與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

三曰憂史記曰三曰憂大傳以爲言之不從之應漢志曰早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四曰貧史記曰四曰貧大傳以爲聽之不聰之應漢志曰寒則不生百穀上下俱貧故其極貧也潛夫論讀學曰箕子陳六

極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五曰惡史記曰五曰惡大傳以爲貌之不恭之應漢志曰水傷百穀衣食不足則姦慝竝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

形貌醜惡亦是也錫瑞謹案班志兩說並列當以前說爲正今文說以惡爲攸好德之反前說謂姦軌並作故其極惡正與民皆好德相反後說拘於以惡爲貌不恭之應謂人君貌不恭則民形貌醜惡恐無是理且形貌醜惡亦不宜列於六極鄭君注與僞孔傳皆從其後一說似不若從班志之前說以惡爲善惡之惡也

六曰弱

史記曰六曰弱大傳以爲王之不極之應漢志曰易曰亢

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鄭崇傳崇諫曰臣聞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禍潛夫論德化篇曰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姦奸堅強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疴病天昏札瘥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罔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誠大矣漢人說此經以五福六極爲政化美惡之應書正義引鄭云書傳凶短折思不容之罰疾視不明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賤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反此而云三者思睿則致壽聽聰則致富視明則致康宜言從則致攸好德貌恭則致考終命錫瑞謹案鄭注與班志惟聽聰則致富義同其餘義皆不合班志傳自夏侯始昌皆本伏生五行傳爲說當得其真鄭以古文睿字改今文不盡用伏生之說疑並以已意改易其次序未可據

依陳喬樞云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爲解全不辨其異  
同失之甚矣孫星衍以爲鄭說俱遜於今文說是也

受業

桂 赤  
夏承慶 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二

善化皮錫瑞

大誥第十二 周書三

大誥

伏生尙書大傳以大誥列金縢前史記周本紀曰初管蔡畔

強葆之中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魯世家曰成王少在

政當國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周公乃

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

以告我先王大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

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

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周公乃奉

成王命與師

東伐作大誥

王若曰

漢書翟方進傳王莽依周書作大誥曰惟居攝二年十月

也大傳曰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爲政管叔疑周公居位卽居攝也

史公說以周公作大誥在踐阼攝政之後故可稱王鄭注云王謂

攝也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代王也鄭言居攝之年與史記大傳先後皆異而以王爲周公攝王則與今文義同論衡書虛篇云說尙書者曰周公居攝帶天子之綬戴天子之冠負展南面而朝諸侯仲任所引卽三家尙書說然則史公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亦史臣推原周公本意而言周公當時旣權代王不必言奉成王命也周公攝王見於逸周書明堂解禮記明堂位荀卿子書兩漢今古文家皆無異義後人乃謂周公無攝王事用王肅僞孔謬說以王爲稱成王皆陋矣不足辨孫星衍說若謂是周公逮王命以告則當如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或如多士先言周公告乃復言王若曰今此文不然則是王卽周公矣

獸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今文獸大誥作大誥獸。莽誥云大士御事應劭曰言曰大道告於諸侯以下也御事主事也錫瑞諸案莽用今文釋獸爲道則獸字在諸下釋文云馬本作大誥爾多邦書疏云鄭本獸在諸下釋詁曰繇道也方言曰獸道也繇獸二字同訓爲道是馬鄭與莽所用今文義同據應劭注當以獸字置諸字之上與莽誥之文不合恐非其義或又據爾雅繇於也謂馬本大誥繇爾多邦其義當爲大誥於爾多邦茲據莽誥易獸爲道則今文說以獸爲道不以繇爲於也鄭注曲禮箋詩思齊皆引書曰越乃御事正義曰大誥文則經本作越乃今作越爾傳寫誤

耳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

○今文弗作不制作喪。莽諾云不

言不爲天所弔閔降下也案莽諾無不少延三字蓋省之下云洪惟我幼冲孺子則今文不連延洪二字爲義或當如馬鄭王諡不少延爲句也

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厯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

天命

○今文弗造哲作不遺格作往。莽諾云洪惟我幼冲孺子當承繼嗣無疆大厯服事予未遺其明哲能道民於安况

其能往知天命師古曰洪大也惟思也冲稚也大思幼稚孺子當承繼漢家無竟之厯服行故事予莽自稱也言不遺遇明智之人以自輔佐而道百姓於安蓋爲謙辭也道讀曰導錫瑞謀案師古注義多與僞孔傳異或亦襲用服應諸家舊注本三家今文遺說也此訓洪爲大洪大皆語詞無實義與多方洪惟因天之命義同孫星衍據鄭注康誥乃洪大諸治云周公代成王誥以爲此亦代成王之詞多方洪惟圖天之命孫又訓洪爲逆經同訓異義皆失之造今文尙書作遭格知天命之格莽諾用今文作往

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

○今文已作熙。莽諸云熙我念孺子若涉淵水師古曰熙歎辭段玉裁說此今文

尙書也皆卽今之嘻字

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責敷前人受命

○今文作予惟往求朕攸濟

惟往求朕所濟度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師古曰言我當求所以濟度之故奔走盡力不憚勤勞傳讀曰附王念孫說師古以奔走屬上讀案奔走二字與涉水義不相屬當以予惟往求朕所濟度爲句此效經文之予惟往求朕攸濟也奔走以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爲句奔與責傳與敷古字通用此效經文之敷責敷前人受命也莽大誥皆用今文尙書疑今文無上數字但作奔傳前人受命而莽以奔爲奔走傳爲傳近亦用今文說也錫瑞謹案王說是也漢書武帝紀詔曰若涉淵水未知所濟三國魏志潘勗作策命魏公曰若涉淵水非君攸濟今文於濟字絕句則下當以奔傳前人受命爲句謂奔走以傳近奉承前人所受之命也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予

○今文閉作比下無予字。莽諸云予

豈敢自比於前人乎師古曰前人謂周公段玉裁說此卽經之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也又曰天降威明用宣帝室遺我居攝寶龜此卽經之天降威用宣王遺我大寶龜

也其字句解說今文家與古文家絕異閉字疑今文尚書作比于  
字今文尚書無之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或疑于字有閉字之上當  
作不敢于閉或疑于乎古通用予不敢閉于即于不敢閉乎說皆  
非是師古云前人謂周公亦非莽意莽云于豈敢自比於前人乎  
承上傳近奉承高皇帝所受命而言前人當即謂高皇帝莽自謂  
不敢比高皇帝也用自文王受命則前人受命必謂文王推今文  
家之意亦必以為周公云傳近奉承文王所受命于不敢比于文  
王也此蓋公自明攝位不敢即真之意今文家義殊勝若如師古  
之說莽不敢比前之周公  
所謂比又將比前之何人耶

天降威用宣王遣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莽詰云天降威明用宣

皇太后以丹石之符通紹天明意詔予即命居攝踐阼如周公故

事師古曰威明猶言明威也孫星衍說按釋詁云威則也則者法

也言天降明法於靈龜以宣王室前漢人用今文之美如此命

者大命漢書作即命居攝踐阼則此言周公攝王以即大命也

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今文靜作靖。莽詰云反虜

日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靖師古曰曰者述程義之言云爾也

西土謂京師也言在東郡之西也錫瑞謹案都鄙衛在鎬京之東



亦當以鎬京為西土莽以日為翟義之言則今文家說經亦必以日為管叔羣弟之言謂羣叔流言云西土鎬京有大難也大難蓋指公將不利于孺子之事

越茲蠢殷小腆誕敢紀其敘

是動嚴鄉侯信誕敢紀祖亂宗之序

師古曰誕大也孫星衍說紀蓋今文作犯形相近錫瑞謹案據莽詒則越茲蠢殷小腆六字作一句今文家說如是動劉信起兵之意則今文家說經亦必謂管蔡造為西土有大難之言於是動武庚作亂之心也莽云管蔡挾祿父曰畔今翟義亦挾劉信而作亂是以翟義比管蔡劉信比祿父也近人讀大誥斷句皆誤遂於莽所引今文皆不得其解

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予復反鄙我周邦

今文統作咎

。莽詒云天降威道我寶龜固知我國有咎災使民不安是天反復右我漢也師古曰咎病也言天所以降威道龜者知國有災病義信當反天下不安之故也咎讀與疵同右讀曰祐俞樾說據此則予復反鄙我周邦七字當作一句蓋今文家讀如此日與上

文卽命曰同乃天畀寶龜以告也復反猶反復也語有倒順耳部  
當作畱說文向部畱音也書部青愛清也畱爲青卽爲愛清故序  
詁作右右之言助也愛之斯助之矣是其義通也畱聲右聲據段  
氏說文同音弟一部是其音亦相近也予者設爲天之言與  
詩予懷明德同予復反畱我同邦者蓋愛之甚則必反復之詩蓼  
莪篇顧我復我鄭箋曰復反復也卽可以說此經矣錫瑞謹案俞  
說是也惟以上文卽命曰爲天假寶龜以告之詞則與莽諸用今  
文義以卽命爲居攝踐阼曰字爲述翟義之言皆不相合茲節取  
義其

今蠡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宣武圖功。

○今文獻作儀

開日宗室之僞有四百人民獻儀九萬夫子敬以終於此謀繼嗣  
圖功孟康曰翟義反書上聞日也民之表儀謂賢者師古曰我用  
此宗室之僞及獻儀者共圖謀國事終成其功段玉裁說孟此注  
釋儀字而已非釋獻也若班書本有獻字則孟注當云民獻儀民  
之賢者可爲表儀不當先訓儀而云謂賢者此大誥多依今文必  
作民儀九萬夫獻字必系用古文改儀字遂致兩存而小顏不辨  
古文苑班固車騎將軍竇北征頌云民儀轉慕此用今文尙書民  
儀二字也可知翟義傳獻字乃後增矣翼莽作敬今文家說也錫

瑞謹案大傳曰民儀有十夫段說是也經云今蚤今翌日五字難  
通據莽詰則今文尙書疑有異惜其說不可攷予翼以下據莽詰  
則今文尙書疑多一終字後漢書  
蔡邕傳注引靈帝制曰救宐我人

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

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莽詰云我有大事休予卜并吉故我出大將告郡太

守諸侯相令長曰予得吉卜予惟曰汝于伐東郡嚴鄉逋播臣歸  
古曰大事戎事也言人謀既從卜又并吉是爲美也逋亾也播喪  
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

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

○今文邦作國。莽詰云爾國君或者無不反曰難大民亦不靜亦惟在帝宮

諸侯宗室於小子族父敬不可征師古曰言爾等國君或有言曰  
禍難既大衆庶不安又劉信國之宗室於孺子爲族父當加禮敬  
不可征討段玉裁說然則今文家越予小子考句  
絕其訓則管叔及羣弟皆王之諸父故云考也

王害不違卜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蠶繇寡哀哉

。今文王下無害字

嗚呼作烏庠。莽詁云帝不違卜故予爲冲人長思厥難曰烏庠信義所犯誠動繇寡哀哉師古曰卜既得吉天命不違無妻無夫之人亦同受其害故可哀哉錫瑞謹案據莽詁則今文尙書不違卜之上無害字莽詁於尙書王宮宣王等字皆易王爲帝字蓋以周稱王而漢稱帝此文易王爲帝其義當同師古以帝爲天帝非是今文家以王不違卜故予爲冲人永思艱二句相連爲義故字卽承王不違卜言之據莽詁則今文尙書肆予下疑多一爲字

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恤

。今文造作遭恤作卬。莽詁

云予遭天役遣大解難於予身以爲孺子不身自卬師古曰言天以漢家役事遣我而今身解其難故我征伐以爲孺子除亂非自憂己身也錫瑞謹案據莽詁則今文從遣字絕句周公自言爲天所役使留遣也投艱今文訓爲解難

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愆于恤不可不成乃寧

考圖功

。今文邦作國。莽詁云子義彼國君泉陵侯上書云云應劭曰泉陵侯劉慶也上書令莽行天子事錫瑞謹案莽

用泉陵侯上書令其行天子事以擬經文則今文尚書必以此爲周公設爲國君慰己之言謂無勞于憂不可不成宣考之謀積也莽云義彼謂義其人江聲云義讀爲儀儀度也非是

己子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宣王興我小邦周宣王惟卜

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今文已作罔替作僭邦作國惟卜用上無宣

王二字。○莽詁云熙爲我孺子之故予不敢僭上帝命天休于安帝室興我漢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況亦惟卜用師古曰僭不信也言順天命而征討言天美於興復漢國故我惟川卜吉能安受此命又曰言天道當思助人況更用卜吉可知矣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替讀爲僭故漢書作僭魏三體石經蓋用今文尚書也古文尚書則作替僞孔云廢也按篇末云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則此亦當作僭爲長天命不僭謂天命無不信也不敢僭上帝命謂不敢不信天命也天命見於卜吉篇中曰格知天命日迪知上帝命皆能信天命者也孫星衍說漢書宣王惟卜用無宣王二字是今文宣王惟卜用止作惟卜用

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今文嗚呼作烏虘畏作威基作其。○莽詁云烏虘天明威輔漢始而大大矣

師古曰言因此難更以強大段王裁說以大大訓丕不矣訓基蓋今文尙書作丕不其也其讀如姬語詞故莽以矣字代之立政篇卒平其見隸釋故知此亦當同也錫瑞謹案段云今文尙書作不丕其是也云莽誥以矣字訓基則非也莽誥曰始而大大矣明是以始訓基基始也見爾雅釋詁蓋今文作其而仍讀爲基非讀如姬而以爲語詞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宣王若勤哉

○今文丕作不。莽誥云爾有惟舊

人泉陵侯之言爾不克遠省爾豈知太皇太后若此勤哉師古曰言爾當思久舊之人泉陵侯所言爾不能遠省識古事豈知太后之勤乎錫瑞謹案據莽誥則惟當訓思惟之惟公云舊人蓋指文武舊臣與公同心者故莽以與己同之泉陵侯當之古不不同字今文作不於義爲優宣王字莽誥多訓爲安王室其義迂曲不若鄭注以受命曰宣王指文王言於尙書全經爲合莽誥於此文以太皇太后代宣王則亦與以宣王爲文王者略同是今文說亦不盡以宣王爲安王室也

天闕茲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宣王圖事

○今文作天茲勞我成功所。莽誥云天

茲勞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安皇帝之所圖事孟康曰天恨勞我國成功之所在師古曰卒終也言我不敢不終祖宗之業安

帝室所謀之事段玉裁說茲秘閣古通用尙書斷無複用闕茲二字之理蓋今文尙書眠古文尙書多一勞字故孟注慎勞仍是茲訓慎也下文天亦惟用勤茲我民若有疾莽作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蓋今文尙書無茲字勞非釋茲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莽作茲勞孟康訓以慎勞是今文尙書作茲勞二字與古文或作闕或作茲止當爲一字者不同陳喬樞定今文尙書乃誤以段說古文爲今文刪去勞字止作天茲我成功所段明云今文尙書多一勞字彼豈未之見耶莽以宣王爲安皇帝與前以太皇太后代宣王之義不同師古分兩句讀非是錢大昕說傳訓闕爲慎又解之云天慎勞我周家成功所在孔疏云闕慎釋詁文攷釋詁本云茲慎也經旣以闕爲茲不當重出茲字據莽詁云天茲勞我成功所則知此經茲乃勞之譌字形相涉從人傳寫致誤孔傳尙未誤也錢說與段少異義亦可通僞孔傳蓋卽襲用孟康語耳

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今文忱作誥考作累。莽詁云肆予告

我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天輔誠辭天其累我以民師古曰肆陳也陳其理而言之言有至誠之辭則爲天所輔累託也言天以百姓託我漢書孔光傳光引書曰天棐誥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與莽詁合江聲說淮南汜論訓夏后氏之殞不能無考又

說林訓曰白璧有考不得爲寶是考有疵累之義故云天其累我以民也陳喬樞說師古注訓肆爲陳與僞孔傳訓肆爲故義異又訓累爲託言天以百姓託我與僞孔傳以考訓成其義迥殊此襲取漢儒服應等舊注用三家今文尙書之說爲解非師古所能臆造也化誘莽作告告亦曉諭之意與化道誼同諶古文尙書作忱古忱諶通用錫瑞謹案莽誥多增字釋經使人易曉天字以字疑莽以意增之今文特以考爲累異於古文耳

孫星衍云今文作天其累我以民恐未可據

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

○今文曷作害其作敢○莽誥云予害敢不於祖宗安人圖功所終

師古曰我曷敢不謀終祖宗安人之功也孫星衍說寧人漢書多作安人是今文以寧王寧人爲安王室安人不如鄭說以寧王爲文武也錫瑞謹案據莽誥今文之義亦不盡然下文前寧人莽誥直作祖宗不云安人其義爲勝予害敢古文作予曷其與前後皆作敢不合莽誥用今文作敢其義爲優

天亦惟用勤愆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今文作

天亦惟勞我民曷作害畢作弼○莽誥云天亦惟勞我民若有疾予害敢不於祖宗所受休輔師古曰言天欲撫勞我衆衆若有疾



苦我曷敢不願祖宗之意休息而輔助之段玉裁說按上文弼作  
輔業亦作輔而弼與畢音近今文尙書蓋作攸受休弼故與弼我  
不丕其同以輔字代之也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段又云今文尙書  
無茲字以古文考之則是今文本作天亦惟勤我民莽諸以勞字  
代勤也茲據莽諸兩處皆  
作勞義當畫一不必從段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  
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

棄基肆子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今文弗作不肯作克曷作

人之意忠臣善成人之事子思若考作室厥子堂而構之厥父菑  
厥子播而穫之予害敢不於身撫祖宗之所受大命師古曰父有  
作室之意則子當築堂而構莽燎以成之父菑耕其田子當布種  
而收穫之反土爲菑一曰田一歲曰菑作室農人猶不棄其本業  
我於今日不得有避而不征討叛逆也孫星衍說後漢書肅宗紀  
云不克堂桓注引尙書乃不肯堂矧肯桓疑桓是桓桓今文構作  
桓也陳壽三國志用克構字則今文肯爲克也錫瑞謹案謂今文  
肯爲克是也謂今文構作桓非也莽諸用今文明作構魯峻碑云

承堂弗構蔡邕祖德頌云克構其堂司空文烈侯楊公碑云克不  
堂構陳留太守胡公碑云克構克堂伯喈書石經一用今文其所  
據今文尙書作克構後漢書構作桓乃宋人避諱改之耳據後漢  
書則古文尙書弗肯字今文作不克魯峻碑弗構作弗三家文異  
也書正義曰定本云矧弗肯構矧弗肯穫皆有弗字又曰鄭王本  
於矧肯構下亦有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其正義所引皆古  
文若今文異同不可攷宜從蓋關莽誥以祖宗代宣王字  
與鄭君訓宣王爲文王義合此莽誥用今文說之不誤者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今文養作長○莽誥云

子民長其勸弗救師古曰譬有人來伐其子而長養彼心反勸助  
之弗救其子者正以子惡故也言湯武疾惡其心亦然今所征討  
不得避親當以公義段玉裁說按兄者周公謂武王也考成也厥  
子謂成王也若武王成宣王大命既肯堂肯構肯播肯穫矣乃有  
武庚等伐其子爲民之長如子實母弟及爾邦君尹氏御事其可  
相勸弗救乎此條語本易明僞孔不以此誥爲周公之言故其解  
賁駁不可通王莽效之此語亦甚明謂若劉氏祖宗在上而忽有  
義信者效湯武伐其子孫諸侯王三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  
相勸弗救乎師古注泥僞孔傳尤爲不可通又按此若字與上文  
若考一例謂若家兄有成業而有同志之友忽伐其子叔父因其

長也其可相戒弗救乎以恆情曉之也友莽何以作效湯武蓋爻二字音與形俱相似今文尙書爻蓋作爻說今文家必云爻者效也效湯武故莽用其說也王闢運說兄考武王也尊者弟兄不以屬通周公攝政故得兄武王先君爲考言我順武王伐殷之故事案王說近是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爽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

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猷人誕

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今文嗚呼作烏摩那作國

序肆哉諸侯王公列侯卿大夫元士御事其勉助國道明亦惟宗室之俊民之表儀迪知上帝命粵天輔誠爾不得易定況今天降定于漢國惟大猷人翟義劉信大逆欲相伐于厥室豈亦知命之不易乎師古曰肆陳也勸令陳力道由也言當由於明智之事以助國也迪亦道也言當遵道而知天命粵辭也天道輔誠爾不得改易天之定命言義信不知天命不可改易乃大爲艱難以干國紀是自相謀誅伐其室也孫星衍說爽者方言及廣雅釋詁皆云猛也猛與孟聲相近釋詁孟勉也說文云爽明也明都卽孟諸明

孟通字是明亦勉也哲者釋言云智也智即明也故漢書以爽爲勉助以哲爲明也法者古作金與定相似故今文爲定鄭聲近通說文遵行難也或作傳故誕鄭即大難漢書以大逆謂之今文義也錫瑞謀案今文法作定與下今天降定義貫於義爲優非以亦惟宗室之備民之表儀代經亦惟十人與前以宗室之備四百人民饑九萬夫代經民饑有十夫義合則今文說以此亦惟十人即前所云民饑有十夫與書爲泰書疏引先儒鄭元等皆以十人爲十亂不同大誥乃周公之言公在十亂中不應自稱亦以今文家說爲優也

子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禘夫子曷敢不終朕畎

○今文禘作膏曷作害○莽誥云子

禾念曰天惟喪覆義劉信若膏夫子害敢不終子晦師古曰膏夫治田志除草穢天之欲喪義信事亦如之我當順天以終竟田晦事之

天亦惟休于前寧人子曷其極卜敢弗于從

○今文曷作害敢弗于從作害敢不卜從

○莽誥云天亦惟休于祖宗于害其極卜害敢不卜從師古曰言天美祖宗之事我何其極卜法敢不往從言必從也江聲說言天

休美于前王安人之功吉可知矣于易為究極之于卜以爾家  
心不安故今既卜矣敢不惟卜是從乎錫瑞謹案今文作害敢不  
卜從江說近是師古用偽孔傳以往從訓卜從非也莽以祖宗代  
前宣人則今文家亦以宣王為文王前宣人為文王所用之人其  
有以為安王室安人者莽誤解耳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

○今文指作旨

人有旨疆土況今卜并吉故子大以爾東征師古曰言衛祖宗之  
業務在安人而美疆土況今卜并吉乎言不可不從也錫瑞謹案  
師古訓旨為美則經文作旨偽孔作指訓為指意非是莽詁於宣  
人或代以祖宗或代以安人此直云宣人未知其義如何師古云  
祖宗又云安人其意重複失之白虎通誅罰篇云誅不避親戚何  
所以尊君卑臣強幹弱枝明善善惡惡之義也尚書曰肆朕誕以  
爾東征誅弟也又云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尚書曰  
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白虎通姓名篇文王十子以管叔鮮次周  
公旦下是以管叔為周公之弟故云誅弟攷劉向列女傳母儀篇  
趙岐孟子注高誘呂氏春秋開春篇注後漢書樊豐傳張衡思  
賦三國魏志毋邱儉討司馬師表傳子通志篇皆以管叔為周公  
弟與白虎通義合蓋今文家說如是偽孔傳亦用今文說也漢武

氏石室畫像列武王同母兄弟十人周公列武王之下管蔡之上此石刻之最可據者惟史記管蔡世家以管叔次周公之上當是用歐陽之說與諸家用大小夏侯說不同陳喬樞乃云管叔爲周公兄自古無異說惟僞孔傳及白虎通此篇以管叔爲周公弟恐是淺人據孔傳以改白虎通失之不攷

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莽詒云命不僭差卜陳惟若此師古曰言必信之矣卜兆陳列惟如此案大傳曰周

公先謀於同姓同姓從謀於朋友朋友從然後謀於天下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是以君子聖人謀義不謀不義故謀必成卜義不卜不義故卜必吉以義擊不義故戰必勝是以君子聖人謀則吉戰則勝大傳釋此經之旨與洪範篇義同王逸注招魂引尙書決之著龜卽此傳加之著龜也

受業

桂赤校  
夏承慶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三

善化皮錫瑞

金縢第十三 周書四

金縢

大傳金縢列大誥之後葉夢得曰伏生以金縢作於周公歿

兩命魯郊祭之事是經文秋大熟以下必非金縢之文孔子見百

篇之書而序稱周公作金縢周公不應自言死後之事此篇經文

當止於王翼日乃瘞或史臣附記其事亦止於王亦未敢謂公也

其秋大熟已下考之書序有成王告周公作亳姑則是其逸文後

人見其詞有以啓金縢之書乃以屬于金縢耳錫瑞謹案大傳以

雷雨開金縢在周公薨後則當次於立政周官之下乃僅列大誥

後豈當時已合

亳姑於金縢乎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今文弗作不○史記魯世家曰武王

瑞謹案史公以爲十一年伐紂則克商二年爲十三年卽王訪箕



史記同漢書韋元成傳匡衡禱高祖等廟曰今皇帝有疾不豫白虎通敘漢書禮儀志皆云不豫蔡邕和熹鄧后益議曰遭疾不豫

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

○今文功作質。史記周本紀曰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周公乃敢齋自爲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又魯世家曰羣臣懼太公召公乃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周公於是乃自以爲質集解孔安國曰戚近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元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錫瑞謹案鄭以穆爲文王未知今文說同否僞孔訓戚爲近殊不可通小爾雅廣名云請天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小爾雅多與僞孔說同蓋出王肅一人之手尤下可據鄭說稍近而云公知武王有九齡之命今必瘳故止二公之下如其說則公何以卜爲又何以禱爲蓋公惟恐卜而不吉憂怖先王故必先禱請以身代而後敢卜庶卜無不吉故止二公而自以爲質也江聲說質當讀如周鄭交質之質謂公以己爲質質于三王以代武王也其說是也史記正義曰自以贊幣告三王是非

爲三壇同墀爲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今文植作

戴珪作圭。

史記魯世家曰設三壇周公北面立戴璧秉圭論衡死僞篇曰周武王有疾不豫周公謂命設三壇同一壇植璧秉圭植璧疑後人改之段玉裁說今文尙書作戴璧秉圭史記魯世家漢書王莽傳太元覘皆作載可證易林无妄之繇曰載璧秉圭載載古通用也陳喬縱說古者以玉禮神皆有幣以薦之璧加於幣之上故曰戴璧亦作載璧讀如束牲載書之載今文家說當如是也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史記曰告于大王王季文王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史記曰告曰策周公所作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稱某不名諱之者由成王讀之也徐廣曰阻一作淹孫星衍說某爲王發者發武王名禮臨文不諱又父前子名古文本作王發與鄭康成所見本異也云勤勞阻疾者遘厲爲勤勞蓋古今文之異非史公詰訓言武王勤勞以致險疾也說文云阻險也淹與險聲相近疑經文本作淹疾史公易爲阻也淹久也錫瑞謹案漢書論衡皆作策祝與史記同蓋今文作策古文作冊也史公引書皆據今文孫云古文作王發非也鄭君以爲諱之由成王讀之則當時策書本作土發今文爲得其實

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

○今文不作負某

若爾三王是有負子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白虎通曰天子病曰不豫言不復豫政也諸侯曰負子子民也言憂民不復子之也段玉裁說今文尙書負子之責說當如此惟以諸侯之稱通加天子耳何休注公羊徐廣注史記作諸侯疾曰負茲徐彥徐廣說復乖異隗囂告州牧部監等曰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蓋謂民安其所乃無背棄子民之咎負者背也金縢今文是有負子之責於天謂武王有背棄子民之咎而將死隗囂用今文家說錫瑞謹案段說是也正義引鄭云丕讀曰不愛子孫曰子元孫遇疾若汝不救是將有不愛子孫之禍爲天所責欲使爲之請命也鄭君以不子爲三王不愛子孫與白虎通說異陳喬樞謂鄭與白虎通誼同乃從今文家說非也

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

事鬼神

○今文子仁若考作旦巧元孫作王發若作如○史記曰

能事鬼神江聲說仁若衍字也薛季宣書古文訓考字作万古今文巧俗讀万爲考或且改作考字非也能字屬万讀万能故多材

藝也案江說是也論衡死僞篇引經與今本尙書同釋之曰鬼神者謂三王也卽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神周公聖人也聖人之言審則得幽冥之實得幽冥之實則三王爲鬼神明矣仲任習歐陽尙書其所引經與史公所引歐陽尙書異者乃後人以古文尙書改之如植壁不作戴壁此後人改之之證也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卽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文定爾作定女祗畏作敬畏下無嗚呼二字寶命作葆命依歸上多所字今我下多其字珪作圭俟爾命上多以字。史記曰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女子孫於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今我其卽命於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圭歸以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集解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元龜大龜也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鄭元曰降下也寶猶神也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是鄭本亦有所字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箚見書乃并是吉

○今文啟作開并作逢。史記曰周公已令史策告

大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三王而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周公喜開箚乃見書遇吉論衡卜筮篇曰周武王不豫周公卜三龜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逢凶天道自然非爲人也又死僞篇曰周公請命史策告祝祝畢辭已不知三王所以與不嫌禱辭所改神臍已乃卜三龜三龜皆吉然後乃喜能知三王有知爲鬼不能知三王許已與不須卜三龜乃知其實又知實篇曰武王不豫周公請命壇墠既設策祝已畢不知天之許已與不乃卜三龜三龜皆吉案今文尙書啟爲開周禮卜師注引書曰開箚見書與史記合據論衡則今文作乃逢是吉史公云遇吉用故訓孫星衍說史公以爲卽三王而卜是大王王季文王前各置一龜以占

祖考之意也

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

○今文無體字罔作無予小子作旦。史記曰周公

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且新受命三王錫瑞謹案君前臣各史公以此爲人賀武王之詞今文尙書作旦是也史記無體字史公疑訓體爲幸毛詩氓體無咎言韓詩作履云幸也是體與履通義得訓幸蓋公見卜吉而喜曰幸也王其無害史公云入賀故不云幸

也解者必以君占  
體解體字恐非

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今文惟作維茲攸俟作茲道

念予一人集解馬融曰一人天子也江聲說史記云維長終是圖茲道能

茲道偽孔傳云武王惟長終是謀周之道似與史記誼合偽孔傳

時或采取漢儒之誼其說間有是者案此疑亦王肅本其父明所

受楊賜之歐陽義故與史公合也茲道屬上為句永作長故訓字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曰乃瘳。今文冊作策翼作翊

金滕匱中誠守者勿敢言明日武王有疹論衡感類篇曰克殷二

年之時九齡之年未盡武王不豫則請之矣人命不可請獨武王

可非世常法故藏于金滕不可復為故掩而不見錫瑞謹案仲任

所引今文說也蔡邕胡公夫人哀讚云翊日斯瘳是今文尚書作

翊日翊即翌字

說文有翊無翌

武王既喪史記曰其後武王既崩白虎通崩薨篇曰喪者何謂也

直言死稱喪者何為人死謂之喪何言其喪也尚書曰武王既喪詩正

義引鄭注云武王崩周公免喪欲居攝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錫

瑞謹案鄭注以既喪為終喪服據白虎通用今文說以武王既喪  
證人死稱喪之義是讀喪為喪亡之喪非喪服之喪史公訓喪為  
崩蓋與白虎通義同羣叔流言當在武王初崩之時今文家說為  
是逸周書作維解云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筭肆於岐周周公  
立相天子三叔及殷東徐郇及熊盈以畔又云元年夏六月葬武  
王于畢則周公攝政三叔流言皆在武王未葬以前初崩逾年事  
也

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

史記曰成王少  
在強葆之中周

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  
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又管蔡世家曰管叔  
蔡叔疑周公之為不利於成王大傳曰武王殺紂立武庚而繼公  
子祿父醜誦卿卿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  
繼父周公盛養成王使召公奭為傅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為政  
蔡疑周公繼作醜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成王幼在襁褓  
謂祿父曰武王既死矣成王繼作醜使管叔蔡叔監祿父武王死  
將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當作監叛也錫瑞謹案據大傳則  
武庚等父當是兩人論衡恢國篇曰隱彊異姓也尊重父祖復存  
其祀立武庚之義繼祿父之恩方斯羸矣王仲任以武庚祿父為

兩人正用伏生大傳之說白虎通姓名篇春秋譏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名武庚則以武庚祿父爲一人二名蓋班氏用夏侯說與仲任歐陽義不同其所言譏二名亦與公羊之義不合詩幽風被斧疏左定四年傳疏引大傳皆無立武庚三字乃後人不知武庚祿父爲二人而誤刪之當以邲鄘衛譜疏引爲正又案大傳史記言三監皆無霍叔漢書地理志云邲鄘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古今人表管叔蔡叔在第九等霍叔處在第四等是班氏不以霍叔在流言之列鄭注大傳云不及霍叔者蓋赦之也不知三監本無霍叔若三人同罪不得獨赦之經云若茲監又云臣我監監卽周禮建牧立監之監武王使管蔡與武庚同監殷民非專監武庚其後三監滅而康叔爲監若專監武庚康叔又誰監耶又案大傳史記皆云成王在襁褓蒙恬傳口告成王初立未離襁褓淮南要略篇曰成王在襁褓之中後漢書桓郁傳賓憲「疏曰昔成王幼少越在襁褓此皆今文家說然實形容已甚之辭據大傳史記之文成王當武王崩時亦非甚幼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又曰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周公封康叔爲四年建侯衛之年成王年已十八則武王崩時成王非襁褓可知也史記曰成王七年周公反政又曰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



王史記無避居之文則七年當從武王崩後數起若武王崩成王  
在強葆再加七年不過十歲公既攝政何不再攝數年俟其長而  
歸之乃遽授之十歲孺子乎豈十歲孺子卽已長能聽政乎則武  
王崩時成王非強葆又可知也五經異義引古文尙書說成王卽  
位年十三明年葬武王于畢成王年十四周公冠之而出征東征  
三年歸營制禮樂而致政成王年十九譙周五經然否論引古  
文尙書說亦云武王崩成王年十三王肅以爲文王年十五而生  
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  
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  
公攝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禮  
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  
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  
崩成王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鄭君則以爲武  
王崩時成王年十歲服喪三年居東三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  
而居攝居攝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天  
子太子十八稱孟侯鄭解孟侯用今文說又加服喪居東之年故  
與古文說不同與今文說亦異若大傳以爲攝政四年建侯衛成  
王年十八稱孟侯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四與古文說成王卽  
位年十三相去一年再加三年爲周公七年致政之年成王年二  
十一與古文說成王年十九相去二年是今古文說成王之年本

無大異初非幼在襁褓之中漢書杜欽傳云昔周公身有至聖之德屬有叔父之親而成王有獨見之明無信讒之聽然管蔡流言而周公懼此亦不在襁褓之一證若在襁褓安得有獨見之明周公作詩貽王若在襁褓安知未敢訓周公又抗世子法於伯禽若在襁褓何以抗法盧辨注大戴禮記曰武王崩成王十有三也而云在襁褓之中言其小盧說是也必以襁褓爲實則古書所言成王之事無一可通然其誤亦有自來賈誼請豫教太子疏云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此成王爲太子在緦抱時事諸家或以爲太子時事傳爲卽位時事遂致此誤又新書修政語云成王年六歲卽位故云襁褓案六歲卽位加以攝政七年正合十三歲之數或又誤以嗣王之初歲爲復辟之元年故少卻七年耳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史記曰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

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爲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錫瑞謹案史公雖讀辟爲避然不以爲避居東都陳喬樞云鄭君讀辟爲避與史公同皆據今文家說非也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史記曰管蔡武庚等果率淮夷而反

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康叔於衛封微子於宋

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

二年克殷錫瑞謹案史公之說與伏生合皆以爲居東二年卽是

東征逸周書作雒解云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

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熊羆之師賦維九管叔經而卒乃

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羆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

于九畢俾康叔字于殷俾中旄父字于東其說與大傳史記合詩

幽風毛傳以二子爲管蔡與鄭箋不同故詩譜疏云毛以罪人爲

得管蔡周公居東爲東征也論衡恢國篇云周成王管蔡悖亂周

公東征此今文說以居東爲卽是東征之證而威類篇引古文家

管蔡流言周公奔楚之文乃鄭說所本然西漢今文家無此說西

漢古文家如毛傳亦無此說也孫星衍拘於班固謂遷書載金縢

多古文說乃以毛公與史公同者爲古文說鄭以周公居東在成

王禪後說與史公異者爲今文說而無以處論衡明言古文家乃

曰王氏充以爲古文者今文亦古說也不曉家法俱倒錯亂強詞

飾說豈不怪哉光武封禪刻石文曰皇天眷顧皇帝以匹庶受命

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罪人則斯

得今文解斯得爲盡得亦不同於鄭義以罪人爲周公屬黨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鵲鵲王亦未敢謂公。今文名作

史記曰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爲詩貽王命之曰鵲鵲王亦

未敢訓周公錫瑞謹案名當從史公作命書釋文云名徐仙民

政反是徐從史公讀爲命也訓順古通用成王未敢順公意也鵲

鵲詩言綢繆屬戶卽營成周作禮樂之意成王未敢自任故亦未

敢順公意也段玉裁說案玉篇曰信古文作訃集韻曰信古作訃

玉篇之訃卽集韻之訃皆本說文雙字玉篇从立心非从大小字

也史記之訃乃訃字之誤蓋今文尙書作未敢

信公與古文尙書作謂公不同其說可備一解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今文

邦作國。史記曰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

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

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

大恐大傳曰周公致政封魯三年之後周公老於豐心不敢違成

王而欲事文武之廟然後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

於成王成王曰周公生欲事宗廟死欲聚骨於畢畢者文王之墓

也周公死成王欲葬之於成周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國人大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

二

功人弗及知乃不葬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所以明  
有功尊有德故忠孝之道成在成王周公之間故魯郊成王所以  
禮周公也論衡咸類篇曰金縢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  
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當此之時周公死儒者說之以爲厲王  
狐疑於周公欲以天子禮葬公公人臣也欲以人臣禮葬公公有  
王功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變以彰聖功古文家  
以武王崩周公居攝管蔡流言王意狐疑周公周公奔楚故天雷  
雨以悟成王夫一雷一雨之變或以爲葬疑或公以爲信讒二家未  
可審且訂葬疑之說秋夏之際陽氣尙盛未嘗無雷雨也顧其拔  
木偃禾頗爲狀耳當雷雨時成王感懼開金縢之書見周公之功  
執書泣過自責之深自責適己天偶反風書家則謂天爲周公怒  
也孫星衍說此秋大熟已上有脫簡不知何年秋也史公說爲周  
公卒後秋未穫並言周公在豐病將沒欲葬成周之事合之書序  
云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姑則  
此是毫姑逸文成王所作與周公所作金縢別是一篇毫姑篇今  
人猶可以此考見其云告周公者蓋以天變視告改葬之則所云  
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謂惟我小子其逆于國家應有  
之禮亦宜有此天變也錫瑞謹案孫說近是段玉裁乃以今文爲  
荒謬謂豈有爲詩貽王之後秋大熟之前間隔若干年大事不書  
周公薨而哭書其薨後之事不知史記載其事甚明王亦未敢訓

周公後尙有營洛遷政奔楚反歸作多士毋逸立政周官諸篇本  
有若干年大事始接以周公在豐病將沒之文段氏妄詆今文並  
不一攷史記已則荒謬已極何反以古人爲荒謬乎陳喬樞名治  
今文曲意阿鄭乃云伏生年記憶容不能全故脫去避居東國  
之事不知兩漢諸儒從無避居之說彌論矯避之說史記序次甚  
晰居東卽是東征與大傳相合安得以爲伏生脫去耶陳氏寧道  
伏生誤諱言鄭君非蒙所不解又案論衡引經雷電字誤當作雷  
兩邦人字誤當作國人後漢書張奐傳注引大傳亦誤作電作邦  
皆淺人據古文尙書改之也感類篇雷兩字凡二十餘見則其前  
引經當作雷兩甚明王仲任習今文故篇中引今文說辨駁二千  
餘言於古文  
家不置一辭

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

說。今文改作開。史記曰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  
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錫瑞謹案今文改爲開論衡  
順鼓篇曰成王開金縢之書感類篇曰開置得書見公之功恢國  
篇曰周成之開置後漢章帝紀建初五年詔曰輒有開置反風之  
應皆作開獨斷言冕冠引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是今文解弁字  
與古文同史公作朝服蓋今文家訓弁爲皮弁與鄭注以弁爲爵

弁稍異或據王莽傳子甚弁焉疑今文家以弁爲弁急之弁其說甚鑿與史記不合未可信也異義古尙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開金縢之書時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許君所引古文說以開金縢卽在武王崩之後一年與鄭說秋大熟爲周公山二年之後明年秋又異要皆非今文義也論衡感類篇引經曰王乃得周公死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陳壽祺云蓋古文所字今文作死形近致譌故以金縢之事與亳姑之事聯爲一也案陳說亦無據未敢信爲今文死字疑是傳寫論衡之譌其下句云今天動感以彰周公之德威作感亦傳寫之誤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說一作簡或今文字也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史記曰二公及

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陳喬樞說據釋文則馬本古尙書作懿不作噫也噫當是今文尙書字史記云信有者乃訓釋信字之詞非以有爲噫之代字釋名釋言語曰噫憶也憶念之故發此聲噫之也。今文執事一作執士。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士無以或加事作士乃三家異文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

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親迎我國家禮亦宜之

○今文穆作穆

冲作幼迎上無親字○史記曰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穆  
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  
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案蔡邕文烈侯楊公碑曰帝  
乃震慟執書以泣亦以執書以泣為公薨後之事白虎通封公侯  
篇曰周公身薨天為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  
孝天所與也喪服篇曰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為周  
公踐阼理政與天同志展興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充塞  
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  
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漢書梅福傳曰昔成王  
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雨著災又儒林傳谷永上疏曰  
昔周公薨成王葬以變禮而當天心師古注皆引尚書大傳又杜  
鄴傳曰大風桑過成王怛然鄉亦當用今文師古引古文尚書王  
乃啟金縢之書悔而還周公非其義也後漢書周舉傳永和元年  
詔問曰昔周公攝天子事及薨成王欲以公禮葬之天為動變及  
更葬以天子之禮即有反風之應舉對曰昔周公葬有請命之應隆  
太平之功故皇天動威以彰聖德章懷太子注引尚書洪範五行傳曰



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  
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蓋盡起又張  
奐傳奐上疏曰昔周公葬不如禮天乃動威章懷注引尙書大傳  
何休公羊解詁曰昔武王既沒成王幼少周公居攝行天子事制  
禮作樂致太平有王功周公薨成王以王禮葬之命魯使郊以彰  
周公之德論衡感類篇曰狐疑於葬周公之間天大雷雨動怒示  
變以彰聖功又曰天之欲令成王以天子之禮葬周公以公有聖  
德不以公天子禮葬故爲雷雨以責成王皆與伏生史公今文義合  
公不類篇引古文家異義引古文說及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  
惟感類篇引古文家異義引古文說及中論智行篇曰昔武王崩  
成王幼周公居攝管蔡啟殷畔亂周公誅之成王不達周公恐之  
天乃雷電風雨以彰周公之德然後成王寤與鄭君古文說略同  
與鄭君古文說略同  
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蒙恬傳亦載其事  
漢書云遷書載金縢多古文說疑卽指此而言然史公以周公奔  
楚在反政後又與論衡五經異義鄭注尙書中論及墨子越絕書  
之說皆異或公之禱疾本有兩事或卽一事傳譌皆未可知史公  
意在網羅放失舊聞不拘一說王仲任許叔重皆明別之爲古文  
若兩漢今文初無是說則不必深辨之也陳喬樞必欲合鄭說於  
今文輟支離棄亂家法未敢附和今文說以此爲周公薨後之

事則迎不得為迎周公孫星衍說迎之義亦為逆禹貢同為逆河  
河渠書溝洫志皆為迎河史公無新字則惟朕小子其迎言有逆  
禮致天  
變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

築之歲則大熟○今文邦作國○史記曰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

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衰周公

之德也錫瑞謹案今文說王出郊為郊祭因郊祭止天變遂賜魯

郊洪範五行傳白虎通公羊解詁其說皆同後漢書和帝紀詔曰

成王出郊而反風注云王乃出郊祭天事見尚書是其明証惟論

衡感類篇云開置得書見公之功覺悟泣過決以天子禮葬公出

郊觀變天止雨反風禾盡起王仲任以出郊為觀變不以為郊祭

三家異說不同感類篇又曰成王不以天子禮葬周公天為風雷

偃禾拔木成王覺悟執書泣過天乃反風偃禾復起何不為疾反

風以立大木必須國人起築之乎應曰天不能據此則今文家解

築之為築大木與馬鄭王訓築為拾異也史記集解引徐廣曰築

拾也非是○一作天止雨○論衡云天止雨反風今文尚書當作

止雨王引之說琴操說周金縢曰成王聞周公死以公禮葬之天

乃大暴風疾雨成王懼取所譏公者而誅之天乃反風霽雨據此  
則古文之天乃雨今文當作天乃霽雨止爲霽故論衡以止雨代  
之也蓋古文言天大雷電而不言雨故下文曰天乃雨今文旣言  
天大雷雨則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  
文也而下文又曰天乃雨顯與上文不合蓋亦作天乃霽而後人  
據古文改之也錫瑞謹案王說今文不得言天乃霽而後人  
文作天乃霽亦無塙證琴操云天霽雨不云天乃霽也論衡明云  
天止雨安見今文不卽作止雨乎論衡順鼓篇云周成王之時天  
下雷雨偃禾拔木爲害大矣成王開金縢之書求索行事得周公  
之功執書以泣遇雨止風反禾大木復起遇與止同義蓋仲任所  
據今文作止也琴操云周公誅管蔡之後有謗公于王者成王大  
怒欲囚周公周公乃奔于魯而死成王以公禮葬之天乃風雨其  
說又與今文家略異

受業

熊羅宿  
袁宗濂校